



清华留给我的那些美好回忆

■ 自动化系 自 81 | 蔡帽

报到第一天，清华大巴从火车站把我们接到学校。李冰同学骑着三轮车帮忙把行李送到五号楼。由于身为运动员的屠斌有两个宿舍，所以她经常两头窜，我们三个住得别提有多宽敞。

宿舍里几个女生性格各异，但相处得很和谐。我们四个女生四个属相，四个血型。因为只有四个人，所以运动会 4x100 接力只好全上。

屠斌——O 型 运动员型

她说话慢声细语，心态特好，总是乐呵呵的。人大方，兴趣广泛，曾有诗作发表。她还学过网球，化妆的本领也让我们羡慕不已。当时

她总回家，所以班里活动参加得少，毕业后去了众人羡慕的北京电视台，后来去了加拿大。2009 年我们去温哥华住在她家，受到她的热情款待。

唐磊——A 型 完美型 男生呼之唐表姐

我现在依然记得唐磊当时斜挎着书包骑在一个小自行车上，风风火火并且敢做敢为的样子。唐磊讲话干脆利索，可以有效地对抗施天舸、马轶磊等的贫嘴。唐磊羽毛球打得好，歌唱得好，记得当年苏芮的歌开始流行时，她在水房和楼道唱“跟着感觉走”，赢得赞许声无数。我参与

组织的系里流行歌曲大赛，她一开始没报名，后来到比赛时一看参赛者水平太差，上去清唱了一首，得了第一。因为唱歌，她还认识了不少系里和学校的歌手。不知唐磊和朱小毅还记得否，她总管我叫蔡儿，类似刺儿，朱小毅从来学不来，被唐磊反复纠正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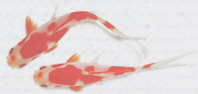
我觉得唐磊的做事方式与性格很符合 A 型血追求完美的特征，她做什么都井井有条，现在也是个出色的管理人才。

朱小毅——B 型 乐观型

朱小毅来自广西柳州，讲话经常要在客家话、粤语、普通话之间转换。她是家里的老大，还有两个弟弟，一个妹妹，所以特别能吃苦。

因为我们俩是外地的，所以在一起时间最多，我们还一起畅游了很多地方。陈立人经常说我们胆子大，两个女生哪儿都敢去。去门头沟那次，从屠斌家出发坐公共汽车，尽管屠斌的妈妈为了防朱小毅晕车给她贴了膏药，但她还是吐得一塌糊涂。回来时我奋力挤上车，她挤不上，结果施展魅力，司机让她坐到发动机的大盖子上。朱小毅粤语歌唱得好听，我们两个去康西草原，混别人的篝火晚会，她唱“万水千山总是情”，婉转动听。她跑步快，长跑短跑都快。我好像只有骑车比





大三暑假，屠斌家合影



大四暑期，去深圳实习



清华饭票，你们谁还有？

她强。当时有很多老乡追她，还有我们同班的同学若明若暗地试探，她好像都没什么反应，也许这就是大智若愚。

朱小毅学习很用功，我和唐磊睡午觉，她经常在看书，也许她体力好，实在睡不着。现在朱小毅是女生里唯一一个搞科研的，发扬自动化系理论，术业有攻。

附：我是 AB 型的。在全班去香山回途的路边测得，应该准吧。

其他的事，印象深刻的都是玩的事或糗事。

我们班第一年中秋节去颐和园，我记得每人发一块月饼，硬得像石头，可大家兴致都很高，后来我找到过一张当时的合影，我和朱小毅走一侧，陈立人和邵阔义是青岛老乡走另一侧，中间离得远远的。

大一冬天下雪，我记得马轶磊和施天舸在五号楼前空地叫嚣打雪仗，女生好像都下去了，雪仗打得大家的鞋子都湿透了。

大一下学期因为停课，制图课不好好上，乱画，不按尺寸，估摸着画，那个胖胖的老老师只好暗自

摇头。

大二那一年发生的事印象已经不深了，只记得大二暑假和九字班去军训，我们班同学在东操那边劳动，清理荒地几周，还埋怨别的班干活不卖力。之后学了几周打字，再之后还做了个小收音机。现在我打字靠的还是当年的基础，这让我觉得清华的实习真不错。

大三暑假去北图实习，具体干了什么毫无印象，只记得去屠斌家弄吃的。老屠颇有长者风范，很大气，不像我等小女生。

大四暑假去深圳实习，坐了很长时间的火车，陈建春带了马肉还是驴肉，反正是第一次见识到。到了后多亏桑磊同学，我们吃了很多好吃的，还去锦绣中华和民俗村逛了逛。也是那次之行我们经历了股票首发的激动。还是在深圳我们买了那种俄罗斯方块的游戏机。跟着桑同学，当时就有皇冠坐，可我和唐磊还晕车，遭到了邵阔义鄙视，不过邵阔义后来还是很体贴地买了话梅给我们吃。

大五下学期毕业实习去郑州中

原制药厂，刚到那里辅导员就请我们吃面，那碗像盆一样大。欧阳证爱干净得出奇，非要洗过澡才吃。实习的时候二班一个同学对着玻璃穿了过去，手受了重伤。当时好不容易找了个空闲时间和陈建春、刘铁燕、岳宏宇、秦漾海等去了少林寺玩。

我和谭志斌在陈星实验室做项目，晚上常坐谭的顺风车。数年前在芝加哥幸得和孟令民、谭志斌小聚，一隔又数载了。男生常学谭志斌讲话“祝守汝，外面有汝同学找汝”。

庄魑是个好同学，在我和陈立人吵架把东西扔地上没人捡的时候，庄魑不明就里地捡了起来，缓解了纠纷。

桑磊经常灌输一些经济理念给大家。桑磊全家都是清华的，他妈妈还到我们女生楼旧地重游。

陈立人还有谁（蔡弘？周锐？）入学时被选入提高班，和数学系学数学，和物理系学物理，/我就记得陈立人学得很痛苦，就此断了搞学术的念头。🔴